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一六二回 勝奎公館見欽差 石鑄古廟逢賊寇

話說石鑄正與飛雲和二鬼動手，只見從正西來了一個老道，口念無量佛，正是清風惡道於常業，擺滾珠寶刀，上前就要動手。石鑄說：「了不得！我一人敵他三人，就累乏了。老道一來，我只得甘拜下風。」老道把寶刀一順說：「飛雲賢弟！焦氏弟兄！你等閃開，待我過去將他拿住。」石鑄往圈外一跳，老道剛要上來，只見由正東跑來一個小孩，說：「石大爺，你在這裡，我找你半天了。」石鑄說：「你來吧，這個老道交給你拿，他是到公館行刺的刺客，手中使的寶刀，你要留神。」勝官保說：「知道。」拉出龍頭桿棒就撲奔老道。老道一瞧：這小孩有十二三歲，拉著一條桿棒，其形像條長蟲，上有藍鱗，不知是什麼所造，便把手中刀一順，說：「你這小娃娃叫什麼？」勝官保說：「我姓勝，叫勝官保，外號人稱小神童。你叫什麼東西？通上名來！」清風道說了名姓，擺刀往下就刺，勝官保用桿棒往外一崩，只聽得猛地一聲響，金光迸現，嚇得勝官保往旁邊一閃，老道往圈外一跳，各看各的兵刃，彼此均無損傷。老道就知道這條桿棒厲害。勝官保一變招數，三五個照面，便把老道摔了個筋斗。老道爬起來，氣得哇呀呀亂嚷：「山人自生人以來，未遇敵手，今天被你這小

娃娃把山人摔倒，我跟你一死相拚！」勝官保說：「老道不要發威，小太爺不拿住你，誓不為人。」兩個人就這裡大戰一場。老道被勝官保的午午悶心釘打得痛苦難挨，見事情不好，只得甘拜下風了。他衝著和尚一使暗語，說：「合字急復溜扯活吧！」

清風、飛雲同二鬼往西就跑，官保要去追趕，石鑄說：「得了，不必去追，即便追上也拿不了。今天你要不來，我得死在他等之手。」勝官保說：「我先往西北追了有十五里，不見二鬼，就回到了黃花鋪，見你還沒有回去，我才追來。」石鑄說：「咱們同回酒樓喝酒去吧。」二人回到黃花鋪會友樓，跑堂的說：「小爺，你的酒和菜都涼了。」石鑄說：「給我們煎炒烹炸四個碟來，要兩壺酒。」二人吃完飯，石鑄給了錢，一同出了會友樓，逕奔靈寶縣。

到了公館，聽差人說：「石大爺回來了，你這個亂子惹大了。」石鑄說：「什麼事？莫非是孔壽死了？」聽差人說：「不是。孔爺倒好了，是勝家寨勝奎老丈來了，說你把一家人鬧得五零四散。」石鑄說：「不對呀，我怎麼會把他一家子鬧得五零四散？我見他去。」石鑄到了裡面，見勝奎正與大人說話。

書中交代：自從勝官保走後，勝玉環到前面來說：「老爺子！剛才我兄弟說他姊夫被毒藥鏢打了，送回家來，你到後面拿藥，怎麼不跟我說？」勝奎說：「不錯，小姑老爺是受了毒鏢傷，現在靈寶縣，石鑄來此討藥，一千多里路程，誰能送得來？勝官保這孩子學壞了，說的瞎話，你到後頭把他叫來。」

派家人到後頭各處找尋，勝官保卻沒了。勝奎一想：「了不得，這孩子必是叫石鑄給拐去了。」派家人向四路追尋，到晚上回來，都說蹤跡全無。勝奎埋怨勝玉環說：「你不該走出來，這必是官保偷了藥，跟著石鑄去了，明天我前去追他。」晚上又找了一夜。勝玉環便改扮成道姑，暗帶單刀、鏢囊和盤費，一早起身，尋找勝官保去了。

次日，勝奎聽說勝玉環又走了，更加著急，帶上盤費和金背刀，趕緊起程。一路上打聽勝官保、勝玉環，並無下落。這天來到公館，往裡回稟，大人吩咐請進去。勝奎來到裡面給大人行禮。大人賜了座位，勝奎便把石鑄討藥時把勝官保誑騙出來，勝玉環聽見武杰受了鏢傷，也改扮私自出了勝家寨，至今並無音信的話說了一遍。大人叫把石鑄叫上來，眾人說：「石鑄上黃花鋪接勝官保去了。」

正在說著，石鑄同勝官保進來了。官保見了勝奎，給他爺爺行了禮，石鑄亦來見過勝三。大人說：「石鑄，你到勝家寨去討藥，怎麼說武杰被毒藥鏢打了？勝玉環私自出了勝家寨，皆因你多言之故。明天你帶著勝官保、武杰、紀逢春、李環、李佩、孔壽、趙勇七個人，出去訪問玉環的下落。」這八個人領命去了。天色已晚，各自安歇。次日吃過早飯，石鑄帶七個人出了公館。彭興追出來說：「大人吩咐，你們眾位辦差老爺出去訪問，晚上大人在下站瀾關等候。」石鑄說：「是了。」

他帶著七個人出了靈寶縣，問武杰往哪裡走？武杰說：「咱們還是往西去。」這幾人進了山口，走有十幾里地，夏今天時，忽然下起小雨來了。石鑄說：「這山道一沾雨真滑，訪問事情，該找村莊鎮店，進山口有十幾里，連村莊都沒有一個。」勝官保用手一指說：「石大爺，前面樹林裡也許有村莊，咱們去避避雨。」眾人趕緊向前奔去，只見切近是座高山，半山中有一帶鬆林，露出紅牆。眾人到跟前一瞧，原來是座寺廟，正山門有塊泥金匾，上寫著「敕建玉聖庵」。眾人到東角門打了幾下，門裡頭沒有人應。雨越下越大了，勝官保說：「叫也聽不見，我跳進去開門吧。」勝官保跳進去把門開了，眾人進去，又把

門關上。眾人往西一看是韋陀殿，韋陀的站像坐南向北，再過去是大肚彌勒佛，坐北向南，這殿倒也乾淨，就是黑點。石鑄說：「別嚷！咱們就在這裡避避雨。這廟是個尼姑廟，叫人瞧見了，不許咱們在這裡。」

紀逢春閒不住，趴著供桌一瞧，有五碗餚餚，他這透骨餓，拿起來就吃。石鑄坐著一想：「自己把勝官保帶出來，勝玉環又跟著出來了，年輕的小媳婦，倘若出點岔，一來對不起勝三，二則對不起武杰。」紀逢春這裡吃夠了，來到北邊，把大殿門上的窗戶撕破。這時正下著毛毛雨，只見從大殿旁邊的角門出來兩個小尼姑，打著雨傘，紀逢春一瞧，眼就直了。頭一個有十七八歲，剛剃了頭，面似桃花，蛾眉皓齒，身穿雞心白夏布小汗褂，品藍中衣，漂白襪子，青緞子僧鞋，脖子上是銀項鏈，鍍金鈎。兩個人一樣的打扮。聽那尼姑說：「師弟，咱們當家的派人去請莊主爺了，活該這個道姑倒運，咱們師父把她治住，回頭叫她陪莊主爺喝酒，如不依從，就把她擱在逍遙自在風流椅。」這小尼姑把二層大殿開開進去，工夫不大，又出來往裡院去了。

紀逢春見院中無人，慢慢把隔扇開開出去，到了院中，一直奔二層殿，把隔扇一推，進殿一瞧，也不知是什麼佛爺？供桌上五供俱全，供桌頭有一把羅圈椅。紀逢春過去往下一坐，只聽走弦一響，就將他抱住，兩把鋼鈎把腿往左右一分，打屁股底下出來一個大活蛤蟆，往上一顛，咯吱咯吱直響！紀逢春不認得這是逍遙風流椅，按西洋利器製造，無論什麼貞節烈婦，坐上就要失節，厲害無比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